

序

原夫商彝周鼎、紀之大載之書、已爵丁卣、傳之廣川、之跋睽代、曠時第聞弗覲、間有庋藏、靡別眞贋、降而金鳧忽飛、玉碗易碎、集古所屬、厥有銅君、吾里徐丈秋士、劬書日下、應官秦中、虛堂高縣、寶肆善鑑、獲由漢泊唐古鏡、不下一百餘枚、既歸、傳觀並徵述饌、蒙爲軒轅紫珍、周穆火齊、阿房一炬、寶鼎再淪、疇曩所稱、昔昔已渺、卽良娣含綵、舞人曲柄、樂昌重合、秦嘉遠貽、物奇不偶、古有而無、蓋非獻自椒房瑣闥、則盤龍不雙、非出自漢寢唐陵、則鏤苔或蝕、諸鏡重規、月圓空臺、冰薄無波動菱、當溽暑而亦秋、借土生花、以鈇澀而愈古、載建章未央之宮名、泐天寶開元之年號、鑄工龍護銘文、吉罔不備且詳也、當其選侍臨晨、承恩晏起、合德約髻、宜主安黃、修麗華之長眉、照靈芸之紅淚、江妃含睇而顧影、太眞慵來而理妝、亦濯亦磨、難逢難值、若乃陽陵茂陵、與玉柙珠襦、並瘞、四銖七子、偕金仙銅雀流傳、承以銀纏、貯之寶匣、亦豈徒當眉寫翠、對面傳紅者與、觀江銘鍊字、秦籀范文、青溪萃編、舉而未備、瑯環欵識、略而不書、撫以傳後、補諸闕

徐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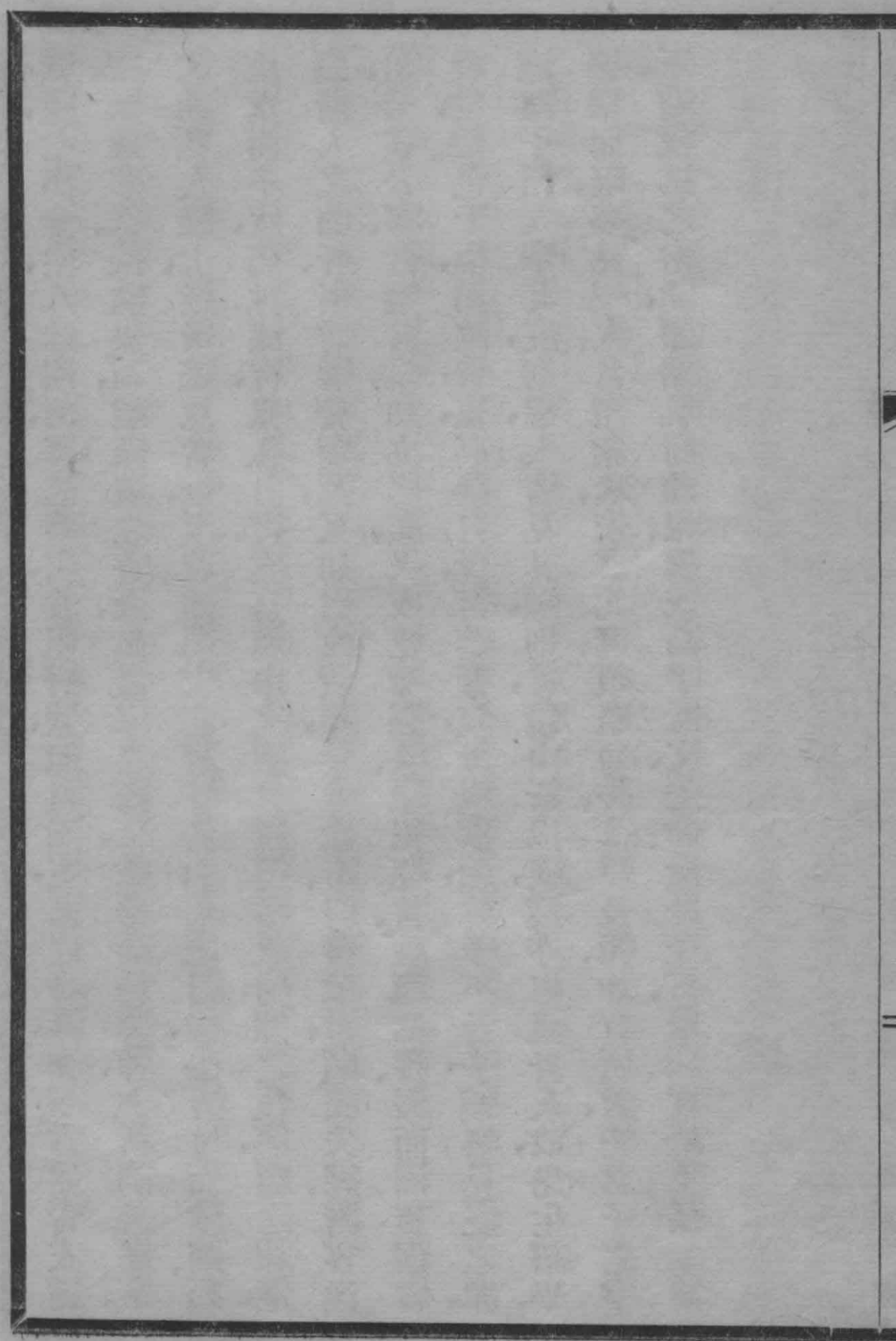
如、甚善也、東海朋多、南州才美、騁妍抽祕、體物賦情、以詩史之正裁、作宮闈之寶鑑、言
欽飛屑、事欲鑄金、列子斷琴破研、不數宣和博古之圖、倘其徵玉采珠、或疑上清仙子
之贈、同里蔣希曾、

說鏡

有秦川貴游、佩服雍容、整妮車騎、而造於湛思先生之廬焉、見其几案之所列、粲兮如星、澄兮似練、晶熒兮若太阿之出秋水、黯黯兮若元陰之錮重泉、其文則爲鸞鳳、爲龍魚、爲辟邪、符拔兪兒支祈者、夷堅不盡疏其族、其體則爲玉筋、爲珠籀、爲薤葉、義雲盤、蚪蝠扁者、滂喜不盡得其詮、先生方拭以紫瑜、磨以元錫、沐以銑泥、潤以珠液、承以文潞之臺、絡以流蘇之結、徘徊周翫、昕以逮夕、復且舐筆和墨、披文按記、別識十等、考第千禩、作敬元穎之董狐、譜容成侯之世系、波波汲汲、惟恐不及、貴游曰嘻、先生鍊神冶而中超、抱靈臺而內孕、玉鏡同其湛凝、璣鏡方其精瑩、藻鏡繫於人倫、水鏡標於物聽、固宜廓其四規、照乎九寓矣、而乃委蛇蘼蟄、蒼萃咫聞、寶翠斂之祕玩、搜玳桺之靈芬、指金炯而爲友、延壽光而作賓、相對而頭顱如故、頻看而勳業何存、蒙竊惑焉、意者其有所托與、先生道然而笑曰、客亦知夫鏡之說乎、坐吾將開子、昔者軒皇握矩、羽壽定則、鬪苞授規、子野調律、採陽邁之精金、鍊圓靈之幽液、龍武正其位、星辰象其符、太乙

鼓其鞀、蜚廉扇其爐、迨青氣之旣極、受追剗而成模、爇朗煜爚、葩瑤煥發、鑒寒心膽、辨窮毫髮、皎如均礫之流波、曜若琉璃之出柙、若乃命彼鳧栗、齊以陰陽、煎銅調瀝、磨鉞削鋼、繫之槃帶、承以綈紉、濯頰盤而告絜、焠庭燎以飛光、佐穆清之寅祀、通胷蠻而降康、又若鋪棗未渥、靈樹猶屯、勅雨工而戒事、呼龍護而儲珍、乃出藻籍、肩金滕、惟應龍之潛德、超九五而騰精、延凝陰而肅亨、薦宣璧以告誠、虔禱三日、滃然雲生、舒片鱗之天矯、作萬姓之甘霖、收神功於冥漠、用物和而嘉成、於是函以琦瑜、櫝以薰桂、篆以金薤之書、韜以銀華之綬、薦之東序、庋以西清、視汾鼎而價重、比枸戈而光亨、偕球圖以儼德、儕瑰瓚而侔聲、清識況之高季輔、知今擬之魏文貞、此亦天下瓌寶典器、遭時之榮者也、若夫僕之所得而娛者、概可得而言焉、荒臺廢井、漢殿唐基、茂陵秋雨、灞岸春泥、旁羅繆曼下穴、鼉狸玉魚不死、銀燕猶飛、則有翠蘚生花、蒼落蝕月、粉褪香消、鋪纏銀卮、舒絳氣而成霞、翳青燐而爲血、書辨蚪而都漫、紐盤螭而半齷、田犁古竈、火照蕞童、瓦頭霧碧、箭鏃泥紅、塽垢塵以剗剔、發光華於磨礪、挾浮雲而濯皓魄、除昏翳而翦

秋瞳、七出金塗、八銖銀薄、露湛華明、波迴蚪蹙、範自蜀賓、攜從身毒、翠羽古銘、青衣靈族、欸識多奇、摘挑難讀、離徐淑之香奩、出溫家之繡幕、銷舊夢於芙蓉、卜新詞於藍葦、此則羈人騷士、遣情適意者也、至若齋高士之磨具、乞仙人之刀圭、瑩方寸而常朗、懸虛堂而不疲、襦袂深宵、鬼狐白晝、雲臺葛巾之麤、林慮搏菹之狗、照之伎窮、顧之却走、迺斯人之肺肝、何尙疑於豐蔀、又如引致瑕類、分呈媼妍、斜簪散髻、顛衣失冠、隋容淫睨、勞袒暑拏、吾鑒吾鏡、如立之監、又或乾啼強笑、蠟貌梔言、戲頭欸接、假面周旋、倨容凌物、佞色干權、涕泣昏夜、高談自賢、吾鑒吾鏡、毋覩爾顏、韓子不云乎、鏡無見疵之罪、淮南子曰、人舉其疵、則怨、人鑑見其醜、則善、鏡由斯以談、鏡亦何負於人哉、先生語畢、據梧而瞑、夢見一人、自謂紫珍、朱衣元冠、須臾如神、排戶長揖、如有所云、托君子之宇下、荷拔拭之常勤、願銘肌而論報、冀永昌乎斯文、矢勿渝於金石、蘄長宜於子孫、



銅仙傳

太倉徐元潤秋士纂

漢宜文章鏡一、徑五寸七分、重十六兩、銘曰日月之光長未央、凍冶銅善清而明、以之爲照宜文章、延年益壽去不羊、字體方兼篆隸法、末作與天無極四字、中間天字二不在銘文中、漢鏡時有之、螺碧深厚、面縷如一、謹按西清古鑑載、透光鏡一、銘文同、漢金背未央鏡一、徑三寸七分、重六兩、銘十六字、每行四字、方列銘曰、照明鏡兮象日月光、宜佳人兮平樂未央、餘地作雲氣界畫、金塗煜爚、與蔚藍丹赭相映發、銘文體兼篆隸、淳古精嚴、皆有矩度、予所蓄漢鏡中、以此爲冠冕、

漢金背蒲萄鏡一、徑五寸五分、重三十七兩六錢、背文塗以美盪、中間鏗鏞、爛若奇錦、內圍作瑞獸、四、外圍作飛雁蒲萄相間、按唐太宗賜高季輔金背鏡、以況其清鑒、當時貴重如此、

漢長宜子孫鏡一、徑五寸一分、重十五兩六錢、幕文小篆四、文曰長宜子孫、謹按西

清古鑑云、三代銘器、皆曰子孫永寶、漢人銘器、皆曰長宜子孫、宣和圖載長宜子孫鏡四、皆定爲漢物、

漢長宜子孫鏡二、徑六寸五分、重二十五兩二錢七分、銀背縵文、斂斂、外規、文曰壽如金石、內規、文曰長宜子孫、小篆端矩、面有三寸、所不爲鏽蝕、則水銀所斂也、

漢長宜子孫鏡三、徑四寸二分、重十四兩五錢、面幕深綠鏽、外規四乳、螭文、內規小篆四、文曰長宜子孫、

漢長宜子孫鏡四、徑六寸、重二十五兩三錢七分、面幕螺碧猩紅、鏽痕稠疊、其四分之一、爲水銀所滲、如新出冶、外規作四乳、內規作小篆四、文曰長宜子孫、

漢宜子保孫鏡一、徑三寸一分、重三兩四分、幕文小篆四、文曰宜子保孫、面文赤鏽微凸、

漢宜官鏡一、徑二寸七分、重二兩四錢、幕文小篆四、文曰君宜高官、黑漆古、爲螭文者、二面微凸、

漢宜官鏡二、徑三寸六分、重三兩一錢、面幕皆作青赤鏽、面微凸、銀塗背、銘曰君宜高官、篆文體如玉筋、猶見詛楚諸碑家法、友人劉研卿參軍、定爲秦鏡、

漢宜官鏡三、徑三寸一分、重四兩一錢、銅液流溢、皆成坳凸、四正文曰長宜子孫、四隅文曰位至三公、位字爲銅衣所蝕、友人李松溪携贈、予以兩銅鈎帶報之、

漢鼉龍鏡一、徑三寸一分、重六兩二錢、此鏡與宣和圖、鼉龍鏡款式皆合、中有楷書、青蓋二字、按宣和圖、西清古鑑、皆別有青蓋鏡、銘曰青蓋作鏡、云云、青蓋當是人名、幕文皆作蔚藍色、

漢鼉龍鏡二、徑三寸、重五兩一錢、中似有銘、爲青綠鏽所蝕、

漢透光鏡一、徑三寸五分、重五兩三錢、銘文二十字未釋、按麻知幾有透光鏡詩、見中州集、周密癸辛雜識續集、謂之奇金、不解其製、夢溪筆談、透光鏡銘文二十字不可讀、以鏡承日光、文透屋壁、了了分明、原其故、鑄時鏡面甚薄、背文差厚、薄處先冷、厚處後冷、而銅縮、文雖在背、而鏡面亦能照徹、何孟春餘冬序錄云、銅有精粗之別、先以精銅

爲質、如其背文而刻之於面、復以粗銅填之、故承日能辨背文、何說本之吾子行、似可信、又云有人碎鏡視之信然、雲煙過眼錄載、焦遠卿所藏一鏡、映日則背光俱見、古鏡記載、侯生一鏡、亦如之、西清古鑑載、透光六鏡、皆古篆無花、予所蓄五鏡、篆文與西清古鑑明光鏡、大略相似、中惟日月明光數字、略可辨、沈存中所謂二十字古篆、不可讀者、此類是也、往時在吳門、見浙西友人攜一透光鏡、幕文承日、花葉玲瓏、俱著屋壁、求之長安骨董家、亦不可得、

漢透光鏡二、徑三寸、重二兩九錢、銘文二十字、與前大略相似、

漢透光鏡三、徑四寸五分、重十一兩、銘文五十二字、皆繆篆不可辨、透光不如前二鏡、而銅質較勝、

漢透光鏡四、徑二寸三分、重一兩二錢、銘曰見日之光、天下大明、透光不甚顯、幕文青綠特佳、

漢透光鏡五、徑二寸五分、重二兩六錢、銘文同前、透光甚微、銅衣如漆、

唐十二辰鏡一、徑六寸五分、重三十兩一錢、鍊銅質、中作八乳、及鱗羽數物、皆極精致、內圍方矩、書十二支、篆法整妮、款式與博古圖同、

唐天寶樂器鏡一、徑三寸四分、重八兩七錢七分、鏡鼻篆天寶二字、銀背樂器二十餘事、極鍛鏤之工、豈霓裳初譜、宮人慕而爲之者耶、按北魏亦有天寶年號、此鏡審定爲唐

唐龍女鏡一、徑五寸五分、重十兩九錢、關中土燥、予所得古鏡乾翠、重襲者居多、此鏡作油碧色、瑩澤若濡、骨董家謂之水鏞是也、幕文男女二人、馬一、一人若僕御者、立於馬旁、樹下似羊者四頭、下半作波濤騰涌之狀、中有鯉魚一雙、唐人小說傳、洞庭君爲龍女寄書、此幕正圖其事、

漢素鏡一、徑三寸、重九兩七錢、銅質黝青、水犀鼻、王元美云、近代士大夫、最重漢純素整冠鏡、其佳者評價至一二萬錢、予所蓄素鏡、以此爲第一、

唐瑩質鏡一、徑五寸五分、重二十一兩、銘三十二字、正書、文曰鍊形神治、瑩質良工、如

珠出匣、似月停空、當眉寫翠、對臉傳紅、綺窗繡幌、俱含影中、此銘見博古圖、按太平廣記、學齋佔畢、俱載此銘、吹影集定爲六朝鏡、幕文黝如淳漆、作神獸四、爪深目爛爛、各極生獐、

唐瑩質鏡二、徑四寸九分、重十二兩七錢、銘詞與前同、字跡殘翳、背文丹綠鏤、面光全瑩、

唐盤龍鏡一、徑四寸七分、重九兩六錢、幕文二龍盤拏於雲氣中、面縵皆有赤鏤、按鏡龍記、天寶時揚州進水心鏡一、面鑄鏡時老人自稱龍護、解造真龍鏡、授素書於鏡匠、端午日於揚子江心鑄之、歲旱禱之、卽得甘雨、庾信賦、鏤五色之盤龍、刻千年之古字、則盤龍之製、不必始於唐矣、又唐時置官塲鑄鏡、背刻金城縣監記官監、按唐之金城、今陝西興平縣、

唐雲龍鏡一、徑二寸四分、重三兩八錢、背作游龍、取珠之狀、旁有雲氣、鱗甲隱起、漢交首鳳鏡一、徑三寸一分、重二兩八錢、邊有回文、中作交首鳳八、漢鏡多凸文、此鏡

作凹文、文甚淺、初爲垢埃所翳、以細磚磨瑩之、晶光漸露、赤如火齊、間有蔚藍數點、如青鞞鞞。

漢鳳將雛鏡一、徑四寸二分半、重八兩九錢、背文爲雙鳳、引兩雛而飛、

雙鳳和鳴鏡一、徑四寸五分、重六兩二錢、幕文雙鳳、張兩翼如飛鳴之狀、旁作荷花荷葉、荷者和也、古人以同音之字爲謎語、西清古鑑、福祿鑑、作兩蝙蝠、兩文鹿、亦是此意、

漢雙鴛鏡一、徑四寸八分、重九兩五錢、幕文凸處甚高、作鴛鴦四翼、兩飛兩跂、飛者口銜綬帶、四旁作連理嘉禾、面縵皆作赤銚、間以黝綠、

唐綬帶雙鴛鏡一、徑四寸五分、重七兩三錢七分、菱花式內圍作飛鴛一雙、同銜綬帶、外圍作花蝶者八、唐元宗詩、更銜長綬帶、留意感人深、張說詩、千秋題作字、長壽帶爲名、古人以綬帶鑄於鏡背、蓋長壽之謎語、用爲吉識也、按唐人品官服制、有鶻銜綬帶、鶻銜威儀等名、綬帶威儀、皆瑞草、

寶相花鏡一、徑四寸七分、重十二兩一錢、葵花式花六朵、三正三反、銀塗背、與西清古鑑寶相花第二鑑、款式相似、古人鑄鏡、有金薄銀華之名、皆以幕文之金塗銀塗別之、如入地年深、與水銀融洽、翠駁中時露晶光、謂之水銀、古近人卽以銀塗當之、未之考也、

寶相花鏡二、徑六寸二分、重十六兩、外規作花朵八、內規細蕊八、銅質青、

唐菱花鏡一、徑三寸八分、重二兩八錢、菱花式、質如黝漆、中作菱花四朵、藥瓣分明、飛燕外傳、有七出菱花鏡、

唐菱花鏡二、徑三寸一分、重四兩二錢、銀背菱花式、內規皆作菱角花葉之狀、幕有赤駁、面文青翠如續繡、

唐菱花鏡三、徑三寸六分、重十一兩、面幕青綠鏤、銀背花蔓、皆極工細、

唐菱花鏡四、徑三寸六分、重九兩七錢、銀背、外規作花蛭八、內規作四雁、綠鏤深厚、

唐菱花鏡五、徑三寸六分、重四兩一錢、旁槩汾州官監四字、面有硃砂暈、如赤霞一片、

背文細藥攢簇如毬

唐菱花鏡六、徑五寸、重十五兩、面紫赤鏤、銀背、外規作雀二、螭二、瓜華四、內規作交首跂鴛二、銜禾飛鴛二、製極精雅、古人婚禮中物、皆以吉語譚之、

宋石鏡一、徑三寸六分、重五兩、菱花式、背面皆如髹漆、幕文楷書兩行、曰湖州口石家廿二叔、男廿九郎照子、則鏡工之勒其名也、宋人避翼祖嫌名、諱鏡爲鑑、民間謂之照子、瞿木夫錄石鏡稱廿二叔者二、

仙人鏡一、徑二寸八分、重四兩八錢、質黝黑、縵文二人、一雙丫執械、一執如意、爲飛鶴一、爲連錢二、爲瑞獸銜仙草者一、爲菱角一、紐如筐式、

瑞圖鏡一、徑三寸二分、重三兩五錢、縵文爲門闕者一、爲人者二、爲鶴者二、爲獸者一、爲金勝者二、爲花果者四、爲端幣者一、爲千貫者二、爲雙錢者一、如古之瑞圖、鼻狀如方勝而橢、以上兩鏡與馮氏金索人物畫象鏡相似、馮氏定爲金元時作、

天馬鏡一、徑二寸六分、重三兩六錢、幕文外圍作花綬帶、內圍作天馬四、銅質黝紫、

唐十二肖生鏡一、徑六寸六分、重九錢、肖生如豆、所刻畫工鏤、

唐十二肖生鏡二、徑三寸一分、重四兩六錢、外圍書二十八宿名、楷法森挺、內圍圖十二肖生、

唐十二肖生鏡三、徑四寸七分、重六兩二錢、黑漆古、外規十二肖生、皆深爪出目、內規作八卦、面光全瑩、

唐花馬鏡一、徑三寸五分、重六兩四錢、銀背菱花式、狀天馬四、皆極神駿、

唐梵輪鏡一、徑二寸八分、重七兩五錢八分、背文如黝漆、作西天竺書、按梵輪佛鏡、名見山堂肆考、唐元奘取西域梵書、六百五十部、居洪福寺、翻譯梵字、始行於中國、則此鏡之作、當在貞觀以後也、金索疑中一字爲佛字、予所見梵書鏡、字數多寡不一、又有作準提象、旁列梵字者、故俗估通謂之準提鏡、

漢素乳鏡一、徑三寸一分、重五兩、山紐、幕文璫錯如水碧、丹砂糾縵、其上其晶熒處、時露流汞之痕、